

记忆里，童年的暑假打腰鼓、割羊草、卖冰糕、套知了……就是这样一个暑假，却在这些作者的心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——编者

## 暑假记

### 卖冰糕

彭庆东 (64岁)

儿时的暑假，老师留的作业很简单，只是在黑板上写几道题目，同学们抄好后，返校时写完即可。其余的日子就是拼命地玩耍，直至很晚才回家。

不过，由于家庭条件的窘迫，稍大点的孩子们便利用这段时间“提篮拾煤渣”，有了“过日子”的担当，当然也为了给个儿谋一点点零花钱。我刚上初中的那个暑假，同院的一位大哥哥帮他母亲卖冰糕，羡慕他手头有点活计，于是我央求他母亲从冰糕厂为我担保了一个盛冰糕的专用木箱，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批发了多半箱冰糕上街去卖，开始了我第一次“自谋职业”的生涯。

我没有固定的摊位，只得沿街叫卖，全凭自己吆喝。头一次喊不出口，找了个僻静巷子，看看左右没人，憋了半天才敢颤颤抖地喊一声，那声音还略带点哭腔。虽然没人回应，但第二声就响亮多了。不远处的门里忽然有人喊：“卖冰糕的，过来。买一根。”窘得我脸火热火热的，真想骑上自行车跑掉，但还是红着脸卖出了第一根冰糕。

冰糕厂的冰糕批发三分五一一根，另外批发十根还给“搭”一根。我卖五分钱一根。第一天我卖了六十根冰糕，赚了九毛钱，心里很满足。

我把剩下的几根冰糕带回去分送给家人，抿着凉凉的冰糕，父亲高兴地说：“俺家大小子顶事了，能挣钱还能吃上冰糕。这余下的冰糕爸买了，今儿你就挣了一块了。”我说不要，这是冰糕厂搭送的。但父亲还是把一毛钱递给了我，晚上特批我写完作业早点歇歇。

就这样，一个暑假，我从冰糕厂里出来进去，奔跑在炎热的大街上，冰糕成了我暑假里的“课外作业”。渐渐地，我放下了所有的不堪，专拣电影院、公园门前等热闹的地方去卖，遇到熟人、同学我也敢喊出声来了。

开学后，我第一次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交了学费，心里感到无比的自豪，以后的路子也证明这个“课外作业”并没有让我输在起跑线上。

记忆里，童年的暑假打腰鼓、割羊草、卖冰糕、套知了……就是这样一个暑假，却在这些作者的心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——编者

### 暑假割羊草

郝妙海 (75岁)

上世纪50年代，我们在村(今晋源区武家庄)小学读书。当时的暑假，从7月20日开始，到9月1日开学，共40天。那时，也有暑假作业，不过语文算术合起来薄薄的一本，不费多大劲即可做完。其余的时间，则可由着性子疯玩疯耍。然而，农村的孩子，除了玩以外，必须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——割羊草。

记忆中，那些年，家中年年都养着羊。一只母羊，开春后即交给村内的羊倌，集群上西山去放牧。秋季回来时，往往会带回来一只小羊羔。而之前的那只羊羔，则留在家中喂养。喂肥后，过年时杀了吃。我是家中的老大，大约从十来岁开始，割草喂羊的事儿，便几乎由我承包了。平时，放学后割点草，够它当天吃即可。到暑假时，正是草长得

最旺，也最有养分的时候。这时，除了这只羊当日的“口粮”外，还须将几只羊一冬天的草都备足。所以，只要是晴天，我前后晌都会各割一箩头草回来。然后，摊到街门外的空地上晒干，再捆成捆，放到门道内储存起来。

羊的食性很杂，只要没有怪味的草，它几乎都吃。但它最喜欢吃的，也是最容易割到的，一种叫芦芨子，一种叫水穗子。当年，我家住在武家庄老村的村南。晋阳湖未修建以前，出村往南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荒草滩。每天都在这片草滩中割草，虽然辛苦，却也十分有趣。

清晨的草，带露水，据说羊吃了会生病。而行走于草丛中，露水将裤脚打湿，也会很不舒服。所以，我与伙伴们，大都是太阳老高以后才出发。因为，一篓头羊草，我们只要

半个来小时即可割满。而抽暇，我们还可捎带着钓几只“河西”(即蜻蜓)，或逮几只“叫喳喳”(即蝈蝈)……在太阳还不到最毒辣的晌午前，我们早已打道回府了。

当年割羊草，都是用箩头。

一开始，人小劲也小，父亲给准备的是一只小箩头。随着年龄稍长，我割草已相当老练，劲也大了，为了多割些草，少跑些路，箩头便换成家中最大的那只了。装满草后，一箩头少说也有三十多斤。提上走，实在是太不方便。而扛上走，又硌得慌。

后来，我发现将草塞得紧紧的，使草和箩头成为一个整体，然后将箩头竖起来放肩上，就得劲多了。一直在回家，半中间都不用歇。不久，伙伴们都学我的样，收工时，将箩头往肩上一立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仿佛是得胜归朝的将军……

### 养麻雀

梁建军 (66岁)

少年时，回老家过暑假，乡下有广袤的田野，清凌凌的小河，还能结识各种植物、昆虫和小动物。

那天，看到麻雀飞回奶奶家房檐下的窝里时，嘴里总是噙着昆虫，一进窝，就传出了“叽叽”的叫声，是孵出小麻雀了。小伙伴们说，麻雀能喂熟，趁老麻雀飞出去之际，我们就踩上梯子，从墙洞的雀窝里掏出了几只小麻雀。

小麻雀像只小肉团，浑身没长毛，小肚子圆滚滚的，翅膀就像两个小肉片，眼睛也没睁开，我要了一只。找了个小纸盒，做麻雀窝，里面垫些旧棉花，把小麻雀放在棉花上。

奶奶下地回来了，看到我们养

了麻雀，看着麻雀“叽叽”叫着，说：“饿了，先喂点小米。”我们找来个小碟子，里面放点小米，用水泡湿，取小截高粱秆皮，挑上米，一碰麻雀嘴，麻雀就会叽叽叫着，昂起头张大嘴，把小米放入麻雀口中，一口吞了下去，看着麻雀的小嗓子鼓了起来，就喂饱了。

奶奶说，麻雀吃活食最好，那是它的天性，就是小虫子、蚂蚱一类的。我们就从陈粮或猪料里找虫子，雀儿一次吃上两三条就饱了。后来经常到田野里逮蚂蚱，逮一次能喂两三天。

小麻雀长得很快，一天一个样子，长出了灰褐色的羽毛，慢慢遮住了身子，苦住了腹部。每当我们捉

回小虫喂它时，总会“叽叽”叫着，抖动翅膀，像是感谢对它的养育一样。

一个来月小麻雀就会飞了，每当听到我们从外面回来的声音，就张大鹅黄嘴儿叫着，飞到我们身上，抖着翅膀讨食，我们特别开心。慢慢地，它会自己吃食了，能飞到枣树上，我们“啼啼”一叫，它还会飞到我们伸出的胳膊上。

一天，它飞到了院子里的枣树上，树上又落了几只麻雀，“叽叽喳喳”一阵子后，呼一声和小麻雀一块飞了。那一阵子我就像丢了魂一样，听到麻雀叫声，总以为它又回来了。

我的小麻雀回归了大自然，捕食害虫，做了庄稼的守护神。

### 田间趣事

衣名 (55岁)

大暑一过，空气中散发着一层层密密的热浪，像个大蒸笼。我开着空调，本能地拒绝着夏天的燥热。不远处的树丛中，传来知了的叫声，听着这夏天独有的“天籁之音”，我不由得回到遥远的童年时光。

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样，把大人们一再嘱咐的“睡午觉”当作一种惩罚。在大人们的眼睛下，装模作样地躺在炕上，但怎能睡得着？脑子里总想着以什么方法逃过大人的视线，与小伙伴会合。想着怎么玩，去河边还是去树林，打弹子还是去捉迷藏，是偷溜到河里洗澡，还是溜到树底下去逮知了。树上的知了声声叫着，叫得我按捺不住，蠢蠢欲动，闭着眼睛时不时地睁开来看一下父母。待大人外出或者睡着后，就会蹑手蹑脚地开溜。

顶着烈日与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疯玩，说好了去逮知了的，于是一帮小人儿呼啦一下就全聚到小树林里去了，调皮的孩子会拿着长长的竹竿，在竹竿或者秫秸上绑一个网巢，看准了知了后用它去套。套知了有两种方式，一是套头，二是套翅膀。套头的时候知了的两个前足有时会挠抓，这不要紧，说明这个知了老实；你只要耐心地将套子套进它的脑袋，一切就完成了。相对而言，套翅膀要难一些，因为套子一碰知了的翅膀它就容易飞了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还会赤着脚走到很远的田里去钓黄鼠(能食的鼠，背面是黄色的)。走在田埂上，就会看到黄鼠连奔带跳很快钻进了洞里。这些黄鼠，大的有二斤多，小的也有八九两。但是很机灵，要想空手抓

是很难的。钓黄鼠很简单，拴着菜虫的绳子捏在手中，一抖一抖的，引小黄鼠上钩。黄鼠看到这般鲜活的诱饵，一般都是一下子就吞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尽快把黄鼠拎起来，不怕它会松口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们兄妹三个加上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沿着田走了很远，赤脚经过一条石子路时，才惊觉我们不知不觉中竟到了另一个村里，脚底被尖尖的石子磨得很疼，于是又回到田野里，每人在田埂上拔了很多的草，缠缠绕绕编了双简易草鞋，套在脚上，感觉还不错，软软的湿湿的，走路也感觉不到石子硌脚的疼痛了。那次收获很多，玩得也过瘾，直到暮色降临，心里才有点发慌。

多年后，这段记忆仍清晰而亲切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